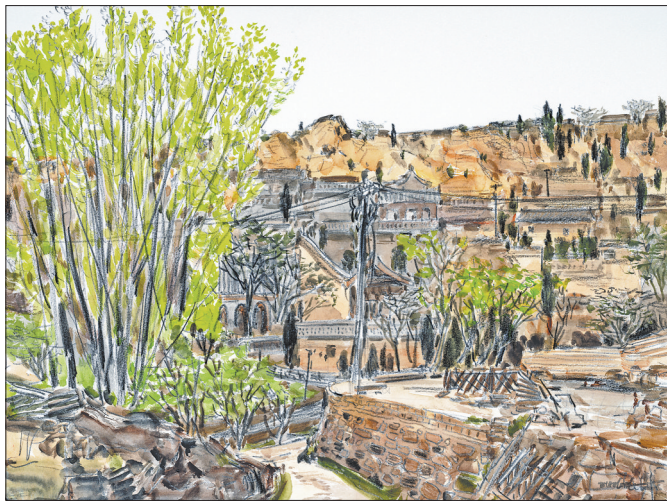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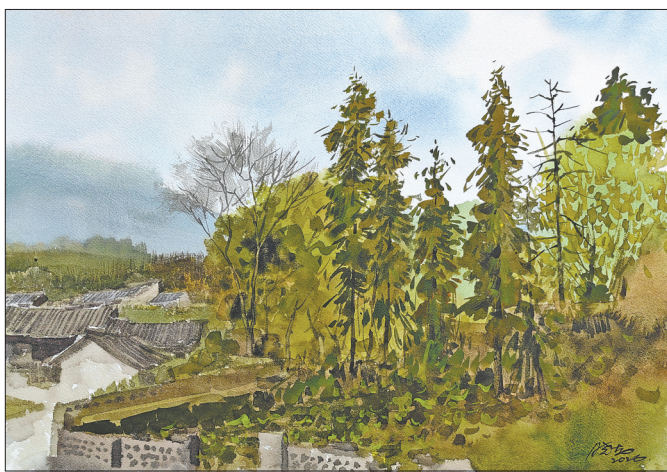


赣上展厅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水彩名家绘赣鄱



《初春》赵龙绘



《春色古村》方晓龙绘



《梅江小景》丁寺钟绘

为展现赣鄱大地新时代风貌，促进赣南“红色故都”“客家摇篮”文化品牌与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视野深度交融，赣州市邀请粤港澳大湾区水彩画家及全国其他省（市）水彩画家深入赣南各地采风写生，精心创作了一批优秀水彩画作品。这批作品近期在赣州美术馆集中展出，展览的主题为“多彩赣州·水韵湾区”。江西省水彩画写生作品展与该主题展一同展出，两个展览参展作品合计132件。展览由省美协、赣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赣州市文联联合主办，展期持续至8月24日。

水彩画通透明净的艺术特质，与江西温润灵动的水乡气韵相得益彰。展厅内一幅幅水色交融的作品，既是艺术家对赣南山川风物的生动描摹，更是他们对这片红色热土、客家文脉的深切感悟。作品题材丰富多元，表现手法多样，充分彰显水彩画家们开阔的创作视野与深厚的学术素养。驻足展厅，凝望这些清新明快的画作，观众既能感受到赣鄱大地日新月异蓬勃生机，也仿佛听见大湾区与革命老区双向奔赴、同频共振的时代回响。

（文/本报全媒体记者钟兴旺 图/赣州市美协提供）



《旧址晨光》陈洪绘



《古城墙》张有财绘

名作赏析

处暑秋光芦雁知

□ 周小丽



《芙蓉芦雁图》轴 丘鉴（明代）绘

“处暑，七月中。处，止也，暑气至此而止。”暑退秋来，水边鸿雁感知时序流转，栖于芙蓉芦塘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把秋日水滨的风物落于绢素。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丘鉴《芙蓉芦雁图》轴（如图），便是一卷藏进笔墨里的处暑清秋。观画如临水岸，尽览新秋风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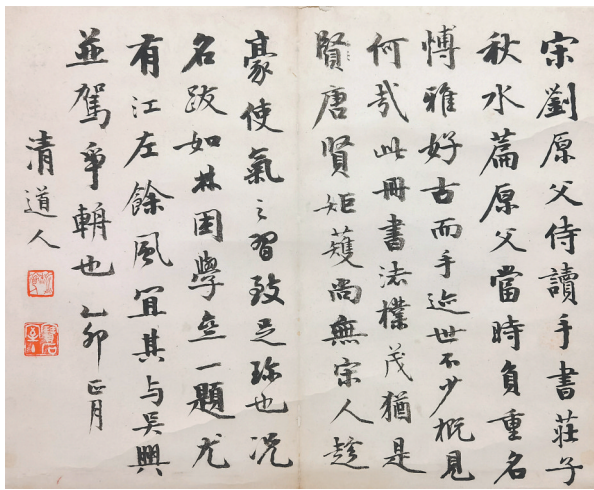
《芙蓉芦雁图》是明代江南花鸟写生佳作。画中，溪岸的木芙蓉迎风舒展。处暑时节，正是木芙蓉展露风姿的佳期。这种被誉为“拒霜花”的植物，以其清丽脱俗的气质，成为连接夏秋的自然信使。画家以淡红逐层晕染花瓣，粉白相间，花蕊细笔轻点，墨叶浓淡交错，脉络清晰，花枝斜倚水边，柔婉灵动，为清冷池塘增添了一抹温柔秋色。木芙蓉从边芦苇连绵丛生。苇叶以干湿墨笔写就，随风偃仰，疏密错落，尽显水岸野塘的原生意趣。寥寥笔墨，把暑气消散之后塘边的清寂氛围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芦雁为画的主角。雁属秋禽，每至新秋，便生活于沙洲苇岸，养羽觅食。芦雁形态生动，或俯首饮水，或啄食水草，或依偎休憩，或抬首远眺。雁羽以浅赭、淡墨层层晕染，色泽温润柔和，羽翼纹理刻画细腻传神。整片塘面不着一笔水波，却借雁鸟游姿、芦苇倒影、木芙蓉垂枝，让人想像一汪清浅秋水。整幅画面气息疏朗冲淡，以墨为骨，淡色辅之，尽显新秋意趣。

此作用笔湿润写实，将文人野逸意境与写实写生相融。画面无繁复题字堆砌，纯粹以风物传情，尽展秋塘平和幽静。作者久居江南，深谙水乡四时风物，将对时序物候的体察凝于画卷。

一卷《芙蓉芦雁图》把明代江南郊野的处暑秋光留存纸上，让我们感受暑退之后的清静，领略古人藏在书画笔墨里，顺应四时、俯仰自然的生活智慧。

乡贤翰墨



李瑞清行楷小品

淳和厚重 自然流美

——李瑞清行楷小品赏析

□ 罗华华

近日在某藏家处欣赏了一件李瑞清行楷小品（如上图），长宽尺寸为45厘米、35厘米，纸本，内容为：“宋刘原父侍读手书庄子《秋水篇》，原父当时负重名，博雅好古。而手迹世不少概见。何哉？此册书法朴茂，犹是（贤）唐贤矩矱，尚无宋人趋慕使气之习，致足珍也。况名跋如林，因学斋一题，犹有江左余风。宜其与吴兴，并驾争轡也。乙卯正月。清道人。”

这件手札是李瑞清小字题跋类作品中的一件上乘之作。从所书内容可看出，李瑞清对所获观的书法作品极为欣赏，于是欣然提笔为之题跋。这件题跋作品，属于当时士大夫流行的书法风格，中正典雅，既有“二王”帖学的秀逸雅致，又有颜真卿敦厚雄浑的正大气象，同时兼有碑学的生拙用笔。此作有多字出现颤笔，从中可知李瑞清书写时颤笔是一种自然的生理习惯，而非刻意。

李瑞清（1867—1920），江西临川（现属进贤县）人，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代表性书家。其书法风格独树一帜，大字楷书以碑学为根基，体态雄强，骨力洞达，自然颤笔是他鲜明独特的书法风貌。他的这件小字行楷题跋，用笔既淳和厚重，又轻松自然流美，体现了他典型的碑帖结合的用笔方式。

谈资说艺



黄釉堆白菊花冬瓜瓶

瓷上堆雪 色中藏菊

——景德镇颜色釉堆白菊花纹瓷器漫谈

□ 杨晓轩

在景德镇有一种瓷器，底色如春水秋空般纯粹，其上却“堆”起朵朵雪白的菊花，凹凸有致，宛若浮雕——这便是颜色釉堆白菊花纹瓷。它既有单色釉的沉静典雅，又因堆白的立体装饰而多了几分灵动与生机，是景德镇瓷苑中的一朵奇葩。

颜色釉堆白菊花纹瓷器的魅力，来自底色釉与釉堆白色菊花纹饰之间的色彩对话。不同的色釉赋予菊花截然不同的气质。豆青釉堆白，是最为常见也最具文人氣息的组合之一。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建国瓷厂生产的豆青釉堆白菊花茶杯，釉水莹润，温润如玉，堆白菊花在青碧的底色上愈发显得清丽脱俗。在堆白菊花茶杯中，豆青釉的菊花姿态也是最多的品种。

天青釉堆白，则具有清雅高洁的韵致。2025年“国瓷扬帆”景德镇对外交流瓷展上，有一套天青釉堆白菊花9头茶具，茶壶满施天青釉，釉质莹润，温润如玉，腹部堆白菊花，花开饱满，立体生动，堆白与淡雅的釉色相衬，画面和谐而富有情趣。

黄釉堆白，则呈现出雍容华贵之气。景德镇十大瓷厂博物馆藏有一件黄釉堆白菊花冬瓜瓶，以温润质腻的象牙黄釉为底色，在釉上采用景德镇特殊的高白泥为原料，以堆白技法装饰创作。整件作品将微微凸起的菊花与丰润高洁的象牙黄糅合于一体，菊花形象逼真，灵动秀巧，清新淡雅，器型、颜色、纹饰三者完美结合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景德镇建国瓷厂曾大量生产黄釉堆白菊花杯，器型有竹节杯、胜利杯、耳杯等，菊花形态有多种，虽是批量生产，但堆工规整精细，堆白菊花纹饰丰富多样。

红釉堆白，则是这一门类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品种。1965年第1期《陶瓷美术》杂志上介绍了一个桃红釉堆菊花纹盘，以细腻桃红釉为底，通过堆白手法塑造菊花等纹样，红白相映，画面层次分明，宛若“人面桃花”般的浪漫意境。由于桃红釉在高温下上色极不稳定，烧造难度极大，故而数量较少。

颜色釉堆白菊花纹瓷器的器型丰富，以茶杯最为常见，花瓶、盘口瓶也不少，以小件器物为主，大件器物少见。笔者在一拍卖会上见到一个黄釉堆白菊花绣墩（凉墩），器型硕大，绣墩腹部堆两朵相互顾盼的大菊花，枝干上堆五朵小菊花，上下乳丁处堆折枝菊花，让人感受到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雍容豪气。

菊花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高洁、隐逸的象征。人们喜欢将菊花纹饰融入陶瓷的造型和装饰之中，堆白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纹就是典型花面。和单独的釉堆菊花不同，这种釉堆菊花因为要和其他三种植物相互搭配映衬，所以对创作构图的要求更高。器型以四方果盆、四方水浅、四方镶器（琺瑯瓶）为主。四个面每一面既是单独的画面，又构成一个整体。

纵观景德镇颜色釉堆白瓷器上的菊花，或盛开、或含苞，花叶层次分明，仰俯有致。堆白的立体质感，使菊花仿佛从釉面上生长出来，既有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，又多了一种触手可及之感。可以说，颜色釉堆白菊花纹瓷器既是对古老堆白技艺的传承，也是景德镇工匠对釉色与纹饰之美不断探索的结果。那一朵朵在豆青、天青、黄、红釉面上“堆”起的白菊，既是火的淬炼，也是手的温度，更是千年瓷都艺人们永不停歇的匠心与诗情。



绿釉堆白四君子水仙盆

